

醋栗集

汝龍譯

醋 栗 集

著 夫訶契・東安

譯 龍 汝

新譯文叢刊
契訶夫小說選集

19

醋栗集

Gooseberry,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

Tr. by Constance Garnett

著者 A. CHEKHOV

譯者 汝龍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延安中路1167弄5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 六千二百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文學·藝術〕85,000字〔定價頁214〕

1953年12月初版 1—18000冊

奎記印刷所印刷 德慎裝訂所裝訂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A. G. S.

目次

契訶夫日記·····	一
主題、思想、札記、片斷（契訶夫）·····	一九
安·巴·契訶夫（蒲寧）·····	三九
醋栗·····	三
罪犯·····	二一
在聖誕節·····	二九
磨坊外·····	三九
女人的王國·····	五一

契訶夫日記^①

一八九六年

我的鄰居 V · N · S 告訴我說：他的伯父菲特——盛辛，一個著名的詩人，每逢坐車經過莫訶瓦亞街^②，包管要放下馬車的車窗，朝大學唾痰。他咳一口痰，吐出去：啐！他的馬車夫十分習慣這件事了，因此每回趕着車子經過大學，索興停下車子，等菲特唾痰。

● 這日記根據紐約 B. W. Huebsch Inc. 出版的 *Note-book of Anton Chekhov* 譯出，英譯者是 *S. S. Kotliansky* 和 *Leonard Woolf*，出版年月是一九二二年四月（這是第二版，第一版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譯者。

② 彼得堡的一條街名。——英譯者。

一月裏，我在彼得堡，住在蘇佛林^①。那兒我常看見波達班科（Potapenko）。我遇見科羅連珂^②好幾次。我常去瑪麗劇院。有一天亞歷山大^③跟我從蘇佛林的住所走下樓來，正巧B·V·G走出Novoye Vremya^④的編輯部，對我憤慨的說：『爲甚麼你慫恿老頭子（指蘇佛林）反對布列寧（Burenin）？』我在蘇佛林面前從沒說過Novoye Vremya的撰稿人的壞話，雖然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我都深深的看不起。

二月裏，路過莫斯科，我去看望L·N·托爾斯泰。他在生氣，用辛辣的話批評文學上的頹廢派，跟B·契切林（B. Tchitcherin）爭吵了一個半鐘頭；我認爲契切林前後所講的話

① 變節的自由主義份子，新時代的主筆——中譯者。

② 科羅連珂（Korolenko，1863—1921）俄羅斯進步作家——中譯者。

③ 契訶夫的哥哥——英譯者。

④ 新時代，一份日報名，蘇佛林是它的主筆——中譯者。

沒一點道理。達嘉娜和瑪麗●玩『忍耐』●她們都希望我而且要求我挑出一張牌來，我給她們各人挑出一張黑桃愛司，這使得她們很煩惱。湊巧那副牌裏有兩張黑桃愛司。她們都是非常體貼的，她們對待父親的態度是動人的。伯爵夫人●整個傍晚痛罵畫家蓋（Ge）。她也動了氣。

五月五日，教堂職員伊凡·尼古拉葉維奇帶來我的畫像，那是他根據一張照片畫出來的。傍晚V·N·S帶來他的朋友N。他是外事處的處長……一個雜誌的編輯……醫生。他給人留下這樣一種印象：他是非常愚蠢的人，而且諂媚當局。他說：『天下再也沒有一種東西比下賤的自由主義報紙更有毒害的了。』他還告訴我們說：有些農民，經他診治以後，得到了他的診斷和不用出錢的藥品，卻還討酒錢。他和S談到農民時候流露了惱怒和憎惡。

● 托爾斯泰的兩個女兒。——英譯者。

● 一種牌戲名。——中譯者。

● 托爾斯泰的夫人。——中譯者。

六月一日——我到亞岡柯甫墓園，在那兒看見訶金卡的遭難者的墳墓。① I·巴甫洛夫斯基，Novaya Vremya 的駐巴黎記者，跟我一塊兒到梅里赫佛②去。

八月四日。達列日的學校開學。③達列日、別爾秀甫、杜別契尼亞、秀爾柯佛等地的農民們送給我四塊麵包、一個神像、兩個銀的鹽瓶。秀爾柯佛的農民波斯特諾夫發表了一篇演講。

N住在我這兒，從十五號一直住到十八號。他被〔官方〕④禁止發表任何東西；現在他輕蔑的談到年青的G，G對中央新聞局的新局長說他不打算爲了N的緣故犧牲他的週刊

● 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加冕的時候，有好幾百人在訶金卡廣場上死於非命。——英譯者。

● 在莫斯科省，是契訶夫住家的地方。——中譯者。

● 指契訶夫在梅里赫佛創辦的學校。——中譯者。

● 這兩個字是英譯者加上去的。——中譯者。

Nedelya 還說『我們素來願意符合書報檢查官的意旨辦事。』遇到晴和的天氣，N穿雨鞋出門，還帶着雨傘，免得中暑而死；他不敢用冷水洗臉，而且訴說他有心跳病。從我這兒走後，他到L·N·托爾斯泰那兒去了。

我在八月二十四日離開泰干洛格。在羅斯托夫，我跟一個中學同學L·佛爾肯司坦一塊兒喫晚飯；他做了律師，已經在城裏買下一所房子，在吉斯洛佛茲克買了一個別墅。我到了納希切凡——變化好大呀！所有的街道都安了電燈。在吉斯洛佛茲克，在沙佛諾夫將軍的葬禮上，我遇見了A·I·邱波羅夫，後來我在公園裏遇見了A·N·維塞洛甫斯基。在二十八日，我跟斯泰因格爾男爵去打獵，在白爾瑪木特過夜。天冷，風很大。

① 一週——中譯者。

② 契訶夫的故鄉。——中譯者。

③ 歐俄頓河流域的一個大城。——中譯者。

④ 地名，在高加索。——英譯者。

⑤ 一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英譯者。

⑥ 一個文學家。——英譯者。

九月二日——在諾佛里西斯克。『亞歷山大二世』號輪船。在三日，我到了菲奧朵夏，跟蘇佛林住下來。我遇見I·K·阿伊伐索甫斯基，●他對我說：『你不再來看我這個老頭兒了。』依他看來，我應當去拜望他纔對。在十六日，我在哈爾科夫，●到戲院去看聰明誤。●十七日到家。天氣好極了。

烏拉吉米爾·索洛維奧夫●告訴我說：他永遠在他的褲袋裏放一枚五倍子。依他的想法，那是痔瘡的根本治療法。

● 一個著名的畫家。——英譯者。

● 烏克蘭的一個大城市。——中譯者。

● 舊俄劇作家格里勃葉朵夫（Griboedov, 1795—1829）所著的劇本。——中譯者。

● 一個著名的哲學家。——英譯者。

十月十七日——我的海鷗●在亞歷山德鄰斯基戲院公演。那是失敗的演出。

二十九日——我在塞爾普霍佛的鄉議會開會。

十一月十日——我得到 A · F · 考尼(A. F. Koni)寄來的一封信，說是很喜歡海鷗。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們的房子裏起了火。S · I · 夏訶夫斯基伯爵幫忙把火撲滅了。火熄以後，夏講起從前有一天晚上他的房子裏起了火，他端起一大盆水，有四百五十磅重，潑在火上。

●契訶夫所寫的一個著名的劇本，這劇本一直到现在到了丹青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手裏繼續成功。

——中譯者。

十二月四日——爲了「海鷗的」●公演，看了戲劇第九十五期第七十頁。不錯，當時我是從戲院裏逃掉的，可是那只是在差不多演完戲的時候。有兩三幕戲上演的時候，我坐在L小姐的化裝室裏。在休息時間，有些國家戲院的官兒們穿着制服，戴着勳章，來見她——P佩着一顆星章；一個政治警察部的年青漂亮的文官也來見她。要是一個人幹了一種不合於他的工作，例如藝術，沒法成爲藝術家，那包管他會去做官。多少人，穿上制服，表演着科學、戲劇、繪畫方面的幫閒角色啊！至於覺得生活陌生、不會生活的人，也是一樣——他們沒別的事可做，只好去做官。那些肥胖的女演員，待在化裝室裏，極力取悅那些官兒——恭恭敬敬，甘言蜜語。她們好像是一些受主人青睞的、儼然成了上流人的老用人或者女農奴。

十二月二十一日——列維丹●害了大動脈膨脹症。他把泥土塗在胸膛上。他對繪畫有精深的研究，對生活有熱切的渴望。

● 這三個字是英譯者加上去的。——中譯者。

● 一個著名的畫家。——中譯者。

十二月三十一日——風景畫家P·I·塞里奧根來看我。

一八九七年

從一月十日到二月三日我忙於戶口調查。我是第十六區的戶口統計人員，必須指導我們的巴維金組的別的十五區的統計人員。他們都工作得很好，只有斯達洛斯巴司基教區的教士和奉委到鄉議會來主持全縣人口調查的政府官員G是例外；G差不多始終不在此地，卻跑到塞爾普霍佛去，每天傍晚在俱樂部玩樂，不斷的打電報來說他身子不舒服。我們縣裏的所有的其他的政府官員，聽說也不做事。

我們的批評家既是這個樣子，那麼，像列斯科夫（N. S. Lyeshkov）和瑪克西莫夫（S. V. Maximov）這樣的作家就休想成名了……

在『有上帝』和『沒有上帝』中間，有一大塊空白，凡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要費很大的

勁纔穿得過他，每個俄羅斯人都知道這兩個極端中的一個，至於那兩個極端中間的空白，他卻感不到興趣；因此他往往甚麼也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

猶太人改變宗教信仰的那種隨隨便便的態度，有許多人解釋做由於淡漠。可是這不成其爲理由，人就連自己的淡漠，也得尊重，不可以拿它去掉換別的任甚麼東西，因爲正人君子的淡漠，也是一種宗教。

二月十三日。跟 V·A·莫洛索夫太太一塊兒用午飯。在座的人有邱普羅夫、索洛列甫斯基、卜拉蘭堡、薩木林、我自己。

二月十五日。在索爾達前科夫家裏喫薄餅。在座的只有高爾謝夫和我自己。許多幅

● 一個莫斯科的出版商。——英譯者。

● 俄羅斯思想的編輯。——英譯者。

優美的畫，可是幾乎都沒掛好。喫完薄餅以後，我們坐車到列維丹家裏去，索爾達前科夫在那兒買了一幅畫和兩張素描，代價是一千一百個盧布。遇見波列諾夫。●傍晚，我在奧斯特洛莫夫教授家裏，他說列維丹「絕活不長。」與自己有病，明明怕死。

二月十六日。傍晚我們好幾個人在俄羅斯思想●社討論平民劇院。大家都喜歡謝訶泰爾(Shekhtel)的計劃。

二月十九日。在大陸飯店聚餐，紀念那偉大的改革。●冗長無味，荒唐可笑。喫飯、喝香檳酒、紛紛擾擾；還發表演說，講到甚麼民族意識啦、民衆的良心啦、自由啦，老是那一套，同時穿着燕尾服的奴隸在飯桌四周跑來跑去，真正的農奴和馬車夫在外面街頭的嚴寒中等着——這

● 一個著名的畫家。——英譯者。

● 一個月刊的名字。——英譯者。

● 指一八六一年沙皇頒佈的農奴解放令。——英譯者。

簡直是對聖靈的撒謊。

二月二十二日。我到塞爾普訶佛去看業餘公演，那公演是爲了補助諾佛秀爾吉的學校的經費。我由一個……『在流放中的小皇后』作伴，一塊兒旅行到薩里辛——她是一個女演員，自以爲很偉大；沒受過甚麼教育，有點庸俗。

從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十日我睡在奧斯特洛莫夫的病房裏。肺出血。我的兩個肺葉的肺尖有破裂聲和浸潤；右肺的肺尖充血。四月二十八日，L·N·托爾斯泰來看我。我們談到不朽。我把諾西洛夫的小說伏格爾司的戲院的內容講給他聽，他好像聽得很滿意。

五月一日。N到我家來。他老是爲了茶和飯道謝，老是道歉，老是怕誤了火車；他講許許多多的話，常常提到他的妻子，如同果戈理的密日涅夫一樣。他拿出他的劇本的校樣來，先是一張，然後又是一張；閣閣的笑，攻擊『被托爾斯泰吞喫了』的曼希柯夫（Menshikov）。他肯定的說：要是斯達秀列維奇將來憑俄羅斯共和國總統的身分出來閱兵，他一定開鎗打死這個